

储福金：江南养文心，棋局映人生

一条大运河纵贯苏南，自无锡城蜿蜒向西，淌过宜兴的溪涧、陶窑与田畴，千百年间，把吴地温润内敛的文脉，悄悄浸润在一方水土的每个人骨血里。7月15日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，储福金第一时间在微信里收到挚友、中国作协副主席毕飞宇发来的六朵鲜花，祝贺消息、媒体采访电话旋即铺满手机屏幕。

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，74岁的储福金沉静淡然：“这份奖项是认可，更是督促，让我愿意继续执笔，把心里的人间与江南慢慢写下去。”

本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，宜兴籍作家储福金以短篇小说《不知》摘得短篇大奖，是全部获奖者中年纪最长的一位。从上海弄堂的懵懂少年，到宜兴乡野的插队青年；从《雨花》编辑部的文学编辑，到自成一派的一级作家；从以棋悟道的文人棋手，到圆梦鲁奖的文坛宿将，储福金的文学人生深植于江南故土，字里行间镌刻着细腻温润。他半生书写人间棋局、时代浮沉，登上文学之巅的背后，是江南这片土地给予他一生取之不竭的精神滋养。



苦难与孤独 文学创作的核心源泉

棋道与文脉 一个作家的双重修行

个性与想象 现实之上的艺术世界

天下无锡人

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融媒体
特别报道

关于“天下无锡人”

一座城市不只是一建筑、厂房、街道的集合，让城市的气质和灵魂与众不同的，是那些独一无二的文化印记。对一座城市而言，历代名人、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。

无锡，至德名邦，人杰地灵。从无锡走出去的各类英才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魅力，他们是无锡儿女的杰出代表，也是这座城市的骄傲。近年来，无锡日报开设“天下无锡人”专栏，通过融媒体形式，报道遍布在全国、全世界事业有成的无锡人，已先后报道了冯其庸、钱绍武、沈鹏、许智宏、唐英年、何振梁、荣智安等无锡籍知名人士，并收录出版《天下无锡人》（第一卷、第二卷、第三卷）。

现下，无锡日报《天下无锡人》（第四卷）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，我们将通过报纸图文、视频短片、新媒体海报等多种表现手段，展现“天下无锡人”这一文化符号的独特魅力。

如果您认识各个行业内的无锡籍佼佼者，请速与我们联系；如果您或者您有朋友认识“有意思”的无锡人，请告诉我们；如果您知道任何关于“天下无锡人”的线索，请提供给我们；如果您珍藏着任何“天下无锡人”的函件、纪念物，请不吝讲述这个中故事……

线索征集联系方式：
1. 发送私信给无锡日报官方微博@无锡日报
2. 关注无锡日报微信公众号并留言给小编



扫码观看图文详情

储福金如今位于南京栖霞区的家，书房、客厅满是藏书，“小时候就爱看书，看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书。”1952年，储福金在上海一处普通弄堂降生，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宜兴人。普通的工人家庭，收入仅够维持温饱，藏书更是奢望。父亲闲暇时总把早年听来的评书故事断断续续讲给他听，《封神榜》《西游记》以及秦汉唐宋历代演义中零碎的故事片段，在少年心底埋下对文字最原始的向往。

家中无书可读，二哥便成了他专属的“借书人”。特殊年代，民间散落大量各类旧书，二哥四处奔走，总能借来神话传奇、剑侠小说、古典言情乃至西洋文学经典。拿到书本的储福金常常废寝忘食，拼命吸收文字养分。海量阅读拓宽了他的眼界，也让尚未踏足宜兴的少年，熟捻了长辈口中的故乡模样：阡陌纵横的水乡、烟火缭绕的陶窑、温和淳朴的乡邻……江南温润平和的人文气韵，也渐渐融入他的血脉。

彼时的储福金未曾预料，这片只存在于长辈口述中的土地，将会彻底重塑他的人生与创作。1968年冬天，刚满16岁的他告别熟悉的上海弄堂，背着简单行囊，前往宜兴新建镇臧林村插队落户。这一待，便是整整四年，这是他一生创作最核心、最珍贵的源泉。

初到宜兴乡间，城市少年的茫然与怯弱扑面而来。陌生乡音、繁重农活、简陋居所，没有书房笔墨，只有无尽田间劳作。插秧时，泥水裹住双腿，蚂蟥悄无声息吸附在皮肤上；盛夏“双抢”，头顶烈日暴晒，单薄后背晒出连片水泡；秋冬放牛，孤身一人守着整片田野，天地间只剩风声与牛蹄声。日复一日的体力消耗之外，时代带来的苦难与孤独，更在少年心底刻下深刻印记。

储福金自幼喜爱思辨，读书后总忍不住与人探讨书中道理，这份直率在特殊岁月引来风波。他曾被单独关押在废弃窑屋，与世隔绝数月，一度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。乡间有传言“城里来的少年能把马恩著作倒背如流”，可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彼时寻常文学读物早已无处寻觅，为踏实完成思想改造，他沉下心来系统研读马恩列斯哲学著作。每日放牛间隙，便是他固定的读书时光，人行走于田埂，心神完全沉浸在理论文字之中。

数年哲学研读，并未化作空洞大道理，而是沉淀为刻入骨髓的认知体系，深刻改变了他看待社会、体察人性的方式。时隔数十年，回望这段晦暗岁月，储福金依旧心怀感念：“那段苦难、近乎绝望的孤独时光，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。独处时滋生的万千思绪、默默承受委屈练就的韧性，全部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日后提笔写作，自然而然流淌进每一篇文章。”

宜兴水乡的含蓄、包容、内敛，也在四年乡居中慢慢打磨他的性情。当地人不善激烈表达，悲欢皆藏于平淡日常，这份地域气质，直接塑造了他独有的文字风格：温润克制，不刻意煽情，不在文字里制造剧烈冲突，却能于寻常烟火中蕴藏深切悲悯，于平淡叙事里暗含通透哲思。

离开宜兴乡间、调任金坛文化馆工作后，储福金始终割舍不下这片故土。只要稍有空闲，便会驱车重回乡间。当年劳作的田埂几经变迁，老式民居尽数翻新，唯有旧时村卫生院完好保留，静静矗立在老街原处，见证了他在宜兴的苦乐青春。如今再回望，只剩从容淡然。而宜兴乡间的一溪一桥、一窑一舍，此后数十年反复出现在他以江南为底色的长篇小说中，成为他永不枯竭的书写素材。

储福金是典型的江南人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皙，有一种儒雅之气，他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，使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如沐春风。但是当他拿起黑白棋子，气质瞬间转变，棋风凛冽，“有杀便杀”。于是，在他的身上，人们看到了江南文人的双重印记：一是笔墨深耕的文学坚守，二是纹枰静坐的围棋哲思。

储福金与棋结缘极早，五岁便接触象棋，小学毕业一举拿下上海普陀区少儿组象棋冠军；十一二岁转向围棋，经年钻研打磨，终成业余五段棋手，曾与众多围棋高手交战，被誉为“是围棋界写书最好的，是作家中围棋下得最好的”独特存在。

小小棋盘之上，进退、虚实、取舍、得失皆是人生缩影，少年时代的对弈经历，早早教会他辩证看待世间万事。数十年来，围棋始终是他创作的核心意象，即便时常有人提出质疑，认为长期聚焦棋类题材会束缚创作格局，储福金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：“题材本无高下之分，一部作品真正动人的，是独属于创作者的灵感与思考。围棋从来不只是竞技游戏，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载体，是一面映照世人命运、时代浮沉的明镜。”

为写透围棋与人的羁绊，储福金耗费十余年打磨构思长篇《黑白》。心中执念太深，又知晓国内从未有完整描摹棋手一生、围棋文化的长篇作品，唯恐笔力不足辜负心中构想，他便常年搜集素材、沉淀思绪，直至2005年才正式动笔，耗时一年多，完成30余万字的长篇巨著。2007年《黑白》正式出版，瞬间同时震动文坛、棋坛两大领域，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书写围棋发展史、棋手命运沉浮的长篇小说。

书中以黑白二子喻人生两极，横跨数十年时代变迁，几代棋手的理想、挣扎、抉择尽数藏于一局局对弈之间，借纹枰对局讲中国人独有的生命哲学。国内顶尖文学研究学者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家给出极高定论：《黑白》与其续作《黑白·白之篇》，是中国小说史、中国围棋史两道无法绕开的文学标杆。除此之外，储福金深耕围棋题材短篇创作，以各类专业棋语为题，写下《点》《飞》《靠》等系列短篇。单一个“靠”字，便能延伸出一整部人生故事：主角生性孤僻，与人从不主动靠近，唯有面对挚爱拼命贴近，棋理中的“靠”与人性里的疏离、奔赴相互对照，暗藏时代风波、人际冷暖与处世智慧，篇幅短小却意蕴绵长。

此番斩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不知》，是他棋道、文心、江南哲思的融合之作。故事主线围绕两位相交40余年的江南棋友展开，时间跨度从改革开放初期，一路推进至人工智能围棋AlphaGo问世。一盘棋串联两人半生际遇，时代浪潮下，两人选择不同道路，命运走向全然殊途。AlphaGo横空出世，颠覆人类流传千年的围棋定式，无数世代相传的行棋经验被机器推翻，让储福金彻底参透“不知”二字的深层内涵：世人总自以为看透前路、通晓事理，可天地人间永远充满未知变数，“知”与“不知”相生相伴，便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

全文文字延续苏南独有的平缓叙事，无激烈冲突，字句沉静克制，读完余味悠长。这份融合棋理、乡土体悟、禅意哲理的独特文风，被学界命名为“储氏文风”，也让三度冲击鲁迅文学奖的储福金，终于圆梦。棋道赋予他通透观世的眼光，江南水土赋予他柔软悲悯的笔触，二者相融，造就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创作面貌。

“青年时期依靠天赋、灵感便能写出动人作品，可想要长久坚持、持续产出有深度的文字，最终依靠的是深度思考与厚重生命体验。”储福金将文学比作一场漫长马拉松，从文近五十年，他累计创作十五部长篇小说、两百余篇中短篇小说，他始终认为：“没有独特个性的作家，算不上真正的作家；作家格局大小，取决于心的大小。”

早年，他主攻女性题材，以细腻笔触描摹女性隐秘内心世界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收获广泛关注。尔后，全身心投入围棋题材系列创作，开辟专属文学赛道。而今，他又在进行不同角度的写作尝试。比如《直溪》，以江南风貌为原型，虚构江南水乡小镇直溪，一镇一溪、一户一民，串联江南乡村数十年时代流转。街巷流水、老屋石桥、陶窑烟火，每一处风物都能找到现实原型。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给出精准评价：储福金在现实江南之上，搭建起一座独立、优雅、完整的想象艺术世界，通篇文字裹挟着太湖独有的温润水汽，而这种水汽正是江南水乡赋予其文字独有的气息。

储福金与本地一众作家相交多年，情谊深厚。陆永基、周国忠、黑陶、徐凤、周德彬皆是其知己，闲暇时常相约太湖边，畅谈创作、辨析文风。他清晰分辨江苏南北文学特质：苏北作家行文大开大合，气魄雄浑；而包括无锡在内的苏南创作者，文字普遍细腻温婉，含蓄内敛，这份区别根植于地域水土、民风民情，是大运河、太湖、水乡阡陌千百年熏陶而成。

多年来，他深耕江苏青年作家培养工作，门下弟子郑慧常年追随其学习写作，他悉心批改稿件、推荐刊发，毫无保留分享半生创作体悟。谈及文学后辈，储福金恳切寄语：年轻创作者精力充沛、思维活跃，一定要趁年少勤勉多写，持续向上突破，不要长期停留在同一创作层次；写作初期模仿前辈无可厚非，但绝对不能抄袭，当下检索技术发达，抄袭行为极易曝光，彻底断送文学道路。

身处AI全面渗透文艺创作的时代，储福金有着清醒、辩证的思考。早年围棋曾被认定是机器永远无法攻克的领域，361个点位变化无穷，“千古无同局”是千年共识，可AlphaGo问世后，可以击败人类顶尖九段棋手，如今高端AI甚至能让世界冠军三子；文学领域同样如此，AI一分钟便能模仿名家风格产出数百诗歌、美术、戏剧、影视剧本创作皆受到冲击。储福金坦言，AI是实用工具，自己日常也会借助AI检索古籍原文、核对《红楼梦》等经典段落字句，节省查阅资料的时间。但他始终笃定，AI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文学创作，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经验，是文学永恒、不可替代的内核。

如今储福金年逾七旬，常年受干眼症困扰，长时间面对电脑便头晕，每日写作时长受限，近几年创作速度明显放缓。鲁奖的到来，重新点燃他突破自我的创作热情，他计划开展大量实验性、探索性写作，挖掘更丰富、多元的人性表达。他心中已有一部全新作品的初步构想。作品以千百面镜子折射人间世事为核心意象，将微观个体命运与宏观时代、形而上哲学思考融为一体。题材新颖、叙事难度极大，若是早年，他会因顾虑大众接受度搁置构思，如今卸下冲击奖项、迎合市场的心理负担，只为内心所想落笔，无惧挑战。毕飞宇对他抱有极高期待：“74岁的储福金远未抵达创作边界，假以时日，他或许会写出风格彻底颠覆过往、气魄雄浑如铁血枭雄般的全新小说。”（韩玲、张月）